

所有人都獲得了歸屬。

牙和班尼拉最後解除了誤會，經過又一次的分離與復合，她們的牽絆也變得更加深刻了吧。她們最好也別再分開了，一旦她們分開行動又會給其他人帶來大麻煩。

薩茲父子也找回了笑容。對那位溫柔的父親來說，這也是最珍貴的寶物了吧。雷光很能體會，畢竟家人是最重要的啊。至於那個聒噪的傢伙，雖然不太願意承認，但她其實很為巧可莉娜高興。

諾艾爾終於實現了約定。她望見過這位青年所背負的命運，也親眼看見五百年來折磨他的自責。堅持至今仍未崩潰，為的就是這一刻吧。守護幽兒以及所有人都活著的未來，現在的他若是遇見以前曾託付他的夥伴，也必定能夠抬頭挺胸。

不知不覺之間她似乎默默接受了冰雪成為義理上的弟弟。基於他展現的氣度和對莎拉一心一意的感情，心裡也明白這樣是最好的，但是真正到了這一刻還是……唔，這次要是再不明確答應他倆的婚事，莎拉會哭的吧。她已經決定不再讓莎拉哭泣了。可是，「讓莎拉幸福」已經不再是自己一個人的責任。也許她只是覺得這一點讓她寂寞而已。

最後、還有一個人。

自從他在墜落的深淵中將她奮力拉起之後，他就不會再次讓她離開視線。雷光忽然意識到，比起最後孤身一人對抗一切的經歷，來自霍普的「監視」其實頗令人安心。她還不甚清楚自己為何會這麼想，但是手上那握住自己的穩定感告訴她不必急於釐清。甚至、就這樣不釐清也無所謂。

他們在宇宙中飄游著，追尋落腳的新星。意志在巨大的生命之流中顯得有些虛浮曖昧，不過，他們還能憑藉思念以及在舊世界的記憶與曾經熟識的靈魂對話。像這樣飄飄無所依的狀態不知道持續了多久，感覺起來像是永恆，在宇宙的記憶裡又或許只有一瞬。在見到新生之地時他們的意識化為無我，但在踏入那片光明之前——她突然想稍微隔離自己一下。

她什麼都還不知道。新的世界會是如何？大家還會再見面嗎？莎拉、冰雪、諾艾爾、薩茲、牙和班尼拉，所有人。就算見到了面，他們還會記得彼此嗎？只要靈魂的連繫還在，彼此就不會忘記。然而，那是那個世界的規則。到了新的世界去後，這些曾經深信不疑的規則和牽絆，還會適用嗎？誰都不能保證。她怎麼就不會考慮過這點呢？或者該說，要是一直都沒考慮也就罷了，偏偏在這時候卻又想起來？

「怎麼了嗎？」

霍普在她掌心捏了捏以博取注意。

用那隻，從她對他伸出雙臂起，他就再也沒有放開過的手。

然而雷光只是搖搖頭。

霍普注意到，當她為了什麼而苦惱思慮時，那抹明豔如晴空的藍也會隨之黯淡，形成一種深沉而濃濁、飽含憂鬱的色彩。那比較像是海水，他最後想到這個與其映襯的比喻。而現在，他也從她眼中看見了某種如潮汐般翻湧的情緒。

過去一起經歷的日子裡他已經很熟悉那種眼神，卻從來沒有機會、也不被允許深入追問。但是現在不同了，他聽過她發自心底的呼救，因此若她展露任何一點點迫切的跡象，他都絕對不允許錯失伸出援手的機會。或許會碰壁、或許會被無視，這些可以預想的狀況卻都不足以阻止他。

『女神會為永不放棄的人敞開門扉。』——諾艾爾曾說過，這是在逆境中支撐他們堅持下去的話。

那麼、她會為他打開那扇門扉嗎？為了得到答案，他得先努力不懈才行。

「如果妳在憂慮什麼，也許可以先聽我說。」

雷光對他眨眨眼算作是回應。開闔的眼瞼或許集中了精神，卻沒拂去當中隱藏的憂慮。霍普猜想，他或許知道她的躊躇是什麼原因。同樣的事情在這段漫長的旅程中他已經想過很多次，甚至更多更糟的狀況他也沒少推想。

但是現在沉浸於這片意識之海看著她，他只知道一件事。

他將手中的力道微微放鬆，手腕轉了一個角度，指尖輕輕劃過彼此的指腹。在兩人的手完全分離前，他將手指溜進她的指縫闔緊，接著將手抬至胸前的高度，像他當時拉住她那樣。

「沒問題的。我們會在一起¹，記得嗎？」

霍普不敢百分之一百地承諾，但他至少可以同意——這是一種精神喊話。聽見他的鼓舞，原先蒙上雷光雙眼的那層迷霧散去。那一瞬間他突然明白他的歸屬。不管他們要去的地方是哪裡、落於宇宙的哪個星系，一切的未知都已無足輕重。

他從她的眼裡看見新星。

¹英文版結局霍普對雷光說的話: "We'll be together." ;隱藏結局的最後雷光也重複了一次。